



麦蚕不是蚕

◎田耀东

启东在十多年前就少见种元麦了，偶然在田角边种上芦菲(芦席的一种)几块，也是为了做麦蚕。而这大多是留守老人想起年轻时吃麦蚕的青涩和甜蜜，撒下的几把怀旧的种子。近年，这种子恐怕早就没有了，谁还留种子呢？谁还种元麦呢？小麦多好啊！蒸的馒头又白又松，哪像元麦，只能烧麦饭、煮麦粥。元麦面烧饼又黑又硬，像石子，扔出去狗都打得死。元麦面的面条只有两寸长，黑而硬，倔倔的，哪能和小麦面比，白面条儿八尺长。但用元麦做麦蚕，却是最好的。

油菜花谢了，元麦垂下沉甸甸的头，桃树斜斜地伸向河边，白绵绵的小桃毛茸茸的，带着露。河里的小水桥上，洗衣的姑娘、钓虾的童子，吊在水桥桩上的稻草绳拉上来，吸满几十只田螺……

远远地，隐在油菜间的小路上，那个年轻人分花拂柳地走过来了，漆黑的头发用水抹得滑溜溜，像河里善泳的“水猫狸”(水獭)。花衬衫的领口扣子扣得紧紧的，袖口的卡夫组子也扣得紧紧的，老蓝布裤脚上沾了几片草叶子，手里拎着一个篾青的饭淘箩，饭淘箩上罩了一块印花布，里面是十几个捏成团的麦蚕。姑娘早就看见了，飞也似的淘米去了，红着脸心里想：很快我就是你的屋里人了，还是这副拘谨的呆相，不难看吗？

鹁鸪站在竹枝上叫：“勃哥哥……哥！勃哥哥……哥！”

小黄狗扑出来，扯着年轻人

的裤脚管朝屋里拖。大约，这就是坐在老屋前晒太阳的老人至今要种几块芦菲大元麦用来做麦蚕的原因了。

说起来吃青麦最早还是在清明后。麦根边的野麦草嫩得流油，扯上一顿饭工夫羊草筐就满了。男孩在路边拔茅针，手里抓了一大把，和女孩坐在河边分着吃，你一根，我一根。茅针肉又白又嫩，像银丝条。男孩一面吃一面唱：“一根茅针两层壳，哈(啥)人要吃做我媳妇儿……”女孩摘一把青麦穗儿，拢几把干芦柴烧起烫香了，放手心里一搓，嘴对着麦壳吹气，麦粒儿又大又圆，喷喷香，天上霞光万丈。女孩说：“退清了，不欠你了，哼！”

启东种元麦有上百年的历史，元麦收获早，比小麦早一个月，不影响下熟的棉花。“一熟棉花一熟麦，头发胡子雪雪白。”困难时期摘青麦穗度饥荒，后来就为尝鲜了。吃了麦蚕后，人就大一岁。

做麦蚕并不容易。挑麦穗头要认真，太老的没有清香味，那种明前龙井的味儿就没有了；太嫩的一包儿白浆，糟蹋了粮食又没有嚼劲。要等到麦粒把麦壳撑得裂开来，麦芒戳手，大半黄、小半青，摘一穗放手心里搓，麦粒和麦壳分开来，麦粒弹性十足，闻上去一股清香，吃麦蚕的时候才到了。

摘回家放布袋里揅揅，或摊在竹匾里用木擦板擦穗儿，移到风口里扬去麦芒，剩下青青黄黄的麦粒子，像圆滚滚的小蛋。

芦柴火烧旺了，麦粒放铁锅里翻炒，炒出清香、炒到熟。未揉净的

麦粒经翻炒后又脱了一次壳，再放风口里扬净，成了纯麦粒。

转动小石磨，有单人磨，也有双人磨。麦粒从磨口滚进去，从磨缝里慢慢地挂下来，挂到两寸长便一截截地断落在磨膛里，像一条条青白色的小春蚕，摇头摆尾的。隔壁的蚕室里，蚕儿正在咬桑叶，“沙沙沙”，声如雨打芭蕉。麦蚕便得名于此。牵磨的人汗湿衣衫，磨声嗡嗡如吟。

小河边的桑椹红了，桑叶像泼了油。再过几天，麦子熟了，蚕儿上山了，吃麦蚕就那么几天，错过了就是一年。

拌一点糖，搓成一个个麦粑粑，春夏秋冬的精华，似乎都凝在这麦蚕里了。

小麦太细腻，磨成的麦蚕太“粉”。元麦柔中有刚，刚中有糯，松软爽口，香绵悠长——元麦是粗粮，小麦是细粮，元麦兑米打七折，还要有“计划”，做麦蚕不心痛。自产自吃，不花钱，符合乡下人勤俭持家的原则。因为做起来实在不易，做成总要给已定了亲的姑娘家捎一些过去，白糖拌多些，自家吃就拌糖精了。顺带烧香望和尚，一举两得。

现在这种新时代要吃麦蚕，只能四五月逛农贸市场时在花花绿绿间搜寻麦蚕的身影。卖麦蚕的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麦蚕揉成团，放饭篓里，盖一条白毛巾。曾经光溜溜的眼睛朦朦胧胧的，只要问一问就向你笑，糯糯地说：“放心吃，石磨磨的。”

总是小麦的了！元麦哪里还有呢？那味道，想来也已经差得多了，青麦子而已。

也说荠菜

◎陈克峰

荠菜是一种野菜，长在菜园里、田野中、小溪旁，在旧城深巷行人少的街道，砖石缝隙间也会偶尔生长。

元代杨载写了“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人行”，宋代诗人许应龙留下“宝阶香砌何曾识，偏向寒门满地生”的诗句，看来，许应龙是一位同情贫苦人民的诗人。

荠菜严冬时出芽，初春时竞相生长，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从春节到清明前后，可挑回来食

用。青菜经历过寒冷的霜雪之后，口感会更好，荠菜也一样，经冻味更鲜，可以做饺子、馄饨、包子馅，也可以放在汤中，是一道不错的美味。宋代诗人陆游写道：“雪花漫漫荠菜熟，绿叶离离荠可烹。”

大多数人知道荠菜好吃，但很少有人知道荠菜还是一味中药，有和脾、利水、止血、明目之功效，治疗痢疾、水肿、淋病、乳糜尿、吐血、便血等病症。我的祖父工先生(20世纪早中期的江苏名中医)就善用荠菜为人治病。

我家楼顶上长了几盆花草，我也用花盆种葱、蒜、菠菜、香菜等，在菜盆里会长出很多荠菜，而且荠菜的生命力强，不用照看就长得很旺盛。春节之后，我会常常挑一把长得大一点的荠菜下汤吃，一直吃到清明前后。那时，荠菜开始长硬茎、开花。我会留下几棵，让它结籽，成熟之后荠菜籽随风飘散。入冬时节，我家花盆、菜盆里又会长出很多荠菜。

吾烹荠菜味道美，友人嗅后莫流涎。若问野芳何处觅，霜雪消融到农田。

中年挑战 飞行梦

◎明付令

古人曾说“四十不学艺”，他们认为人至中年，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开始走下坡路，新的技能似乎不再适合我们这一代人。但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梦想，年龄永远不是学习的障碍。流年似水，40岁以后，我的学习步伐的确有所放缓，只攻读了一个博士学位。在人生的路口，机缘巧合之下，我选择了投身于无人机的学习之中，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探索旅程。

低空经济的战略机遇已经到来。受周边人的鼓动，我也想考个无人机执照。

要考证就要先报名学习。我找到正规机构报了名，在理论学习部分，教员系统介绍了无人机概论、系统原理、气象学、飞行原理、飞行性能、空域与法规、安全规范、起降操控、任务规划等内容；在电脑模拟飞行阶段，教员从起飞控制、飞行控制、定点降落等方面，手把手传授，并及时纠正我们错误的手持、摇杆姿势。

终于进入实操环节。我们6人一个小班，每天都反复练习360度原地旋转、圆周飞行、水平8字、菱形航线平移、空中悬停、正转和反转等基本功。水平8字最具挑战性。练习时候会受到“磁场干扰”的影响，有时候则是“左副翼”或者“右副翼”的使用不当导致飞行不畅。我们还学习了应急处理技能、摄影技巧等。尤其是近些年航空摄影得到广泛应用，比如用来拍摄电影、纪录片以及进行赛事转播等。相比直升机，无人机操控更加灵活，还能提供很多新颖的视角。

我们还观摩了无人机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在麦田之上，无人机进行高效均匀的农药喷洒、播种，效率大大提升。在林区，无人机巡视能及时发现火点。还有搜寻救援、航空测绘、社会治理，无人机现在似乎成了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20天的课程学习很快结束，技艺在身，更让人摩拳擦掌、蠢蠢欲动。老师在考前专门为我们组织了实习，操控无人机翱翔天空，捕捉美景，放飞梦想。无人机刷新视角与体验，延伸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拥有了“上帝视角”。我们快步疾行，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就像时光在流淌。

如今，我更加坚信终身学习的重要性。无论是40岁，还是50岁、60岁，我们都应该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迎接每一个新的挑战，享受学习带来的无穷乐趣。



本版投稿邮箱：
2457901059@qq.com